

## 家常便饭

■涂添丁

那天，姐姐进门就跟我说，她已联系到一个老人，他就住在隔壁镇上，有十公里路程，老人家里有腌制很久的咸菜脯，她等一下就会去拿。姐姐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是欢快的，心花怒放，眉开眼笑，像是完成一项重大任务似的。前天，母亲肚子胀气，便交代姐姐帮她找点消食的土特产给她吃。姐姐收到母亲的指令，如同接到一道圣旨，穷尽一切方法去搜寻母亲钟爱的“老菜脯”。

父亲去世后，母亲随我到城里居住。城里的居住环境是比乡下好点，但看得出来，母亲住得并不舒坦，常常是失魂落魄的，久了，便成母亲一个心结。特别是每次身体不舒服，她首先想到的不是用药，而是想到老家那些熟悉又管用的东西，母亲有时还会像风湿发作般跟我念叨，你说，要是在老家就好，像今天我这样子，只要吃点老家特有的食品或者喝点草药，身体就好了。

其实我的情况，和母亲也没什么两样。

前段时间，因为公差，我要暂别家乡，去外地学习培训。买好了下午的机票，收拾好行李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收拾的，无非是一些换洗的衣物，还有几本书和充电器，几种常用的药品，忙忙碌碌好一会儿，也就是收拾成一个包。

坐在沙发，百无聊赖，努力回想，还有什么没有带齐的，别忘了，想到要离家很长一段时间，心里有点怅然若失。

感觉都带齐了，也不想去做饭，习惯性地走出家门，径直前往巷道里那家常去的面线糊店，喝了两碗面线糊，真好吃，当成正餐也当成是点心，然后心满意足地去赶飞机，再无牵绊，爽爽的感觉一直持续到目的地。

我是从乡村到城市的人，城市中的一切让我觉得新奇和兴奋，然而在食物的选择上，不论我多么标榜自己是多么喜欢吃哪种菜系，但只要看到小时候吃“够”了的地瓜、花生、地瓜叶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腌制品，我都会义无反顾地尝试一下。这些食物，在我心里其实也说不上喜欢，吃它们更多的是为了解馋而已。

每次回到老家，遇有乡宴，我都会去参加，抬头低头都能看见往昔的情景，既亲切又熟悉。乡宴像是一把钥匙，它打开一层，让我想到少年时，曾经渴望参加的宴会，曾经馋涎欲滴的食物，现在已变得可有可无，当我把食物从容放进嘴巴，心中泛起的饥饿记忆会像泉水般从心中涌动而出，一帧帧儿时的画面不停地在眼前闪现。乡宴还能打开另一层，有时它能让我出其不意地享用到儿时的食物，那种慰藉感，那种满足感，绝非其他餐食所能够比拟的。

其实母亲感觉病了，大概不是真病了，估计是想老家、想父亲了，老菜脯是慰藉她的美味。而我对面线糊情有独钟，源于我是喝着面线糊长大的。在我和母亲看来，也许，这些家常便饭便是乡愁。

■黄种皓

闽南话里的“糊”，藏着两个活泛的读音。表示形容词时，裹着股风风火火的潦草气，像孩童没画完的蜡笔画，透着股不管不顾的随性；表示动词时，是糊纸壳时指尖沾着的浆糊、糊墙壁时灰刀刮过的匀实，每一下都带着实打实的妥帖。祖父“淡论师”的故事里，这个“糊”字总在时光里泛着暖光。

20世纪70年代的田埂上，小队耕种的节奏比日头爬得还急。若是收工时见畚箕裂了缝，去圩集买是奢望，等篾匠师傅现做更是要误了第二天的工。祖父不慌，攥着柴刀就往竹林走，几棵长枝竹在他手下簌簌成篾，昏黄的土油灯把他编篾的影子投在墙上，像幅流动的剪影。等天蒙蒙亮，新畚箕已候在田边，还沾着晨露。乡亲见了凑过来摸两把，念叨：“淡论叔，你这畚箕编得真糊！”他只笑笑：“破鼓救月，好歹今天能用，无影响收成。”这“糊”（形容词）里藏着工分时代的惜时如金，是把日子的急切揉进草木的急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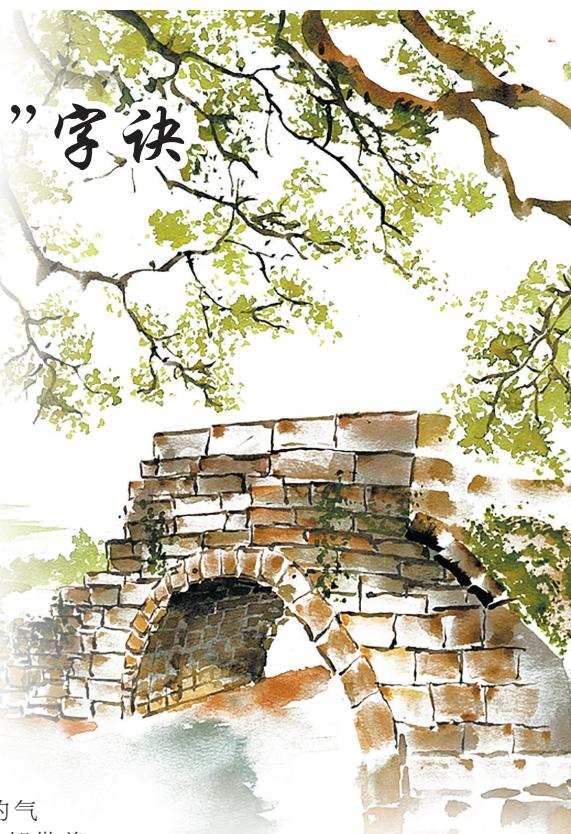
祖父是个泥土匠，镇西霞庭那栋老洋楼，至今还留着他的手艺。当年他和顶湖的庚师搭伙，跟惠安来的师傅对着干似的，两队各建一边，像场暗暗较劲的比赛。惠安师傅做活讲究“规规矩矩”，祖父却凭着手感来，进度半点不输对方。后来才知，庚师特意拉上祖父，就是看中他那手“糊”紧的本事：泥灰抹得快，砖瓦嵌得实，材料“咬”得牢牢

的，妥帖得像长在一

块儿。前几年在土楼里遇见八十多岁的王老，他眼里闪着光说：“当年我学泥水匠，师傅总把秘诀藏着掖着，是你祖父心善，常把我带在身边，砌墙时教，和泥时讲，他就这么一砖一瓦地，把秘诀悄悄传了我。”这“糊”（动词）里没有拜师的规矩架子，只有把手艺当成溪水，任由它往需要的地方流的宽厚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美林潭边，老榕树的气根还没垂到水面，风里都带着青涩的潮气。镇东村的双安和彭殊口岭的乡亲们盼着建座桥，祖父和庭芳领了这活。祖父身形不算高大，力气总差着几分，他有哮喘，一累就咳得胸口发紧。可垫石缝时，他倒有股巧劲：身后摸到什么就用什么，碎石片也好，干土丸也罢，随手往缝里一塞，再用灰刀轻轻敲两下，竟严丝合缝，半点不漏。桥砌起来时，模样算不上周正，拱起的弧度带着点随意的歪，却把每块石头的棱角都卡得稳稳当当。旁人都捏着把汗，说这样的桥怕是熬不过汛期。可年复一年，它就那么稳稳地站在潭上。老榕树的气根已垂到桥边，它仍守在潭上，看摩托车“突突”驶过，听潭水拍着桥墩，把岁月哼成老调子。这“糊”里藏着泥土匠的老经验：看着盘虬潦草的，扎在土里的根却比谁都扎实；不拘小节的，心里装的都是成事的稳。

原来祖父的“糊”，从不是真的潦草。糊（形容词）的那份“随性”，是把日子的急切揉进指尖的快，是工分簿上抢出来的光阴；糊（动词）的那份“妥帖”，是把规矩的沉稳化成待人的暖，是砖瓦缝里藏着的宽厚。那些旁人瞧着“不讲究”的细节，早被祖父酿成了时光里的诗——在美林潭的桥影里，在土墙房的砖瓦间，轻轻唱着闽南匠人最朴素的生活哲学。



（视觉中国）

## 育我的“叶子”

■李欣恺

母亲常说她是生我的人，而育我的是漫山的翠绿的“叶子”，也就是茶。我是茶农的孩子，也是茶叶的孩子，更是咱大自然的孩子，我们的衣食住行都依着茶叶、靠着老天，也就自然而然地对这位别样的“母亲”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愫。

小时候的小臭孩子们都理解不了爸妈口中说的茶就是生活，只知道为了这抹绿色的“变身”我们也要参与进去而又很累。我们孩子懂得不多，我们只能参与茶的晒青，用我们那原本就脆弱的膝盖跪倒在地，把晒软的茶青捧到袋子里去，常常还会跟伙伴们相比较谁快谁慢，慢的得乖乖当怪兽。最害怕的是背上的太阳，烤得我们哇哇叫，但又想起大人们答应的五毛冰棒又会加油干、加油捧；也是长大才懂得我们茶山里的人真的离不开茶，我们要借助这一抹绿色才能够跳出大山去看别具一格的世界。

闽南人的一天，是由茶水泡开的。天蒙蒙亮，老厝的木门“吱吱呀”地开了，村子里的阿公们齐刷刷摆出了茶桌，主家从茶柜里摸出了藏了大半载的炭焙铁观音，条索紧结就似河旁芦苇的细芽，粒粒分明

就像一丢黑煤铁块，凑近闻，夹杂着炭火与阳光的炙烤香，就像给神经打上了一针清醒剂，一夜的疲惫、过往的烦闷也在一刻融入茶香飘散无踪，茶壶里的热气也开始向外冒夹杂着微微显露的晨光，将山雾染成了流动的琥珀，湖蓝的天，青翠的丘，竹条林下都是伟大朴实的劳动人民。

茶叶入碗，八仙桌擦得发亮，三只小碗摆得齐整。沸水高冲，主家将壶提得越发高，一副“天鹅颈”钻入茶碗节节高升，茶叶在其中翻涌，紧实铁面的茶似乎开始变了性子，茶叶面开始舒展犹如返老还童般变得青翠欲滴，真似闽南人的办事风格，不管多么烦琐矛盾的事，也可在一泡茶中得以化针锋为麦芒。一泡洗茶，茶汤淋过杯壁，就连空气也多了些许茶韵；二泡出汤，茶杯被琥珀色的茶水拥住，主家捏起一杯递来：“少年家，来喝茶！”不待细品，茶香已充斥整个鼻腔，瞧着八仙桌上的瓜果，舌尖上的神经也在

朦胧中清醒，新的一年泡开了，茶汤续上，家长里短也就伴着茶香漫开。

闽南的茶，从来都不是独饮的雅事，闽南

的婚丧嫁娶离不开茶，敬茶递杯才叫得出公婆，也由茶有心谈论过往；谈拢生意要“食茶”，点心配乌龙，喝透签字才能多添了几分暖意；家中孩童也会攥着自个儿的茶杯，学着大人们喝茶的动作，茶汤沾了嘴角也笑得眼眯成了月牙。茶浓话密，茶淡心静，一杯茶喝的是温情冷暖，因茶，闽南人的恩怨可解，情谊能结。这一杯茶，泡着闽南的烟火，泡着闽南的底蕴，泡着我们闽南人对生活的安稳与热望，这就是独属于我们闽南茶叶的记忆。



投稿邮箱:dnzbq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